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卅八

八十一

夏一

大道頓首拜言大道竊窺我

師龍江先生之教。槩以三綱五常為本務矣。而在世出世。乃其設科之大凡也。先生每誦中庸道不可離。以可行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故嘗有言曰。在世間而了世間。及出



世間者。其上也。若在世間而了世間。出世間而了出世間者。其次也。或棄世間而出世間矣。又且不能了出世間。則併與所謂世間者而俱失之者。斯為下矣。又曰。夫道釋者。流豈不有父母兄弟妻兒之至願也哉。特患無以招之。無以捩之。爾。苟或有以招之。有以捩之。而父母之。而兄弟之。而妻兒之。親親長長。室家齊慶。而夏商周所相因之大禮。不可復見於今邪。大道既承。命以編校。夏一矣。不能無言。然大道亦安能言。惟以先生之言。紀之。卷端俾天下後世一開卷之頃。而

遂知先生三氏合一之教。而歸儒。而宗孔。三綱五常。在世出世。是雖聖人復起。且不能易其言矣。門人陳大道頓首拜言。

身室家者。則而夏商周。故時因之。母之。而只集之。而妻兒之。膝膝身。爾尚。而休心。而之。而心。而之。而父。

夏一卷端序

吾

師夏一卷之傳舊矣。於是鳳始校訂而重梓之。竊嘆斯道之大之無邊也。太始濛洞。剖立三才。吾身一天地也。天地有根。吾身有極。天地大矣。而所以爲之根者。大可得而言乎。吾身亦天地大矣。而所以爲之極者。大可得而言乎。不可得而言。則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見爲萬象。不聞爲萬。

夏一老端  
籟君虛空本體徧滿普現蓋

師之言曰夏也者大也太極在其中矣太極一也惟大則一惟一故大乾坤由之以闔闢鬼神由之以變化形聲由之以生滅帝王由之以經綸無首無尾無門無旁一之至者大之至也是書也揭合一之旨明自然之宗究陰陽坎離之用申綱常倫紀之尊原禮樂政刑之本以收召天下萬世之儒流道流釋流使之齋心袞志皈依於大通在六合而超六合化萬有而同萬有包裹天地陶型古今不可思議不可控揣甚矣斯道之大之無邊也善學者求大於一抱一於中令木鐸丕振慧燈長明在天之靈其有以授我矣不然而語言文字之守是書亦直糟粕已夫

門人陳韶鳳謹敘

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或問教之所以三。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者。而以孔子之道。專在於三綱五常。以立本也。殊不知此乃孔子之教。而非孔子之道也。世之學老子者。而以老子之道。專在於脩心煉性。以入門也。殊不知此乃老子之教。而非老子之道也。世之學釋迦者。而以釋迦之道。專在

林子夏一

門人王興陳韶鳳重梓

道一教三第一

林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

或問教之所以三。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者。而以孔子之道。專在於三綱五常。以立本也。殊不知此乃孔子之教。而非孔子之道也。世之學老子者。而以老子之道。專在於脩心煉性。以入門也。殊不知此乃老子之教。而非老子之道也。世之學釋迦者。而以釋迦之道。專在

於虛空本體。以極則也。殊不知此乃釋迦之教。而非釋迦之道也。體天行道。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以三也。然而三氏之教。則有若是其異與。林子曰。亦不異也。各自有立本。各自有入門。各自有極則。而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則以立本爲先。次而入門。又次而極則。先者先之。而先其所不得不先也。後者後之。而後其所不得不後也。本末兼該。以無遺。始終條理。而不紊。在世出世。如出於一人之所建立。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無同無異。無是無非。復返太始。渾渾熙熙。此兆恩三教之大都。合一之本旨也。

林子曰。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沌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皇之世。人文始畫。制作聿基。媒妁旣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氏旣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

夏一 卷上  
文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  
既敘。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  
也。譬日中天。能無昃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  
時則有孔子之聖。而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  
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  
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怪枯槁。踈蔓支離。異  
端竝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於是斷棄三綱。而  
以爲高且潔者有之。或由三綱之中。而至於  
毀且裂者亦有之。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宗  
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敝也。

或問孔子之教。林子曰。文行忠信。世間法也。  
以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道。而使由也。  
性與天道。出世間法也。以與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者道。而使知也。然孔子之道。雖曰高矣。  
美矣。而其教人也。則必以世間法爲先。  
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  
而老子之子宗。林子曰。豈惟黃帝老子。至於  
列禦寇莊周。及諸所稱玄也。則亦有而昏而



嗣者。是道家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  
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  
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倫屬。余又見其  
人矣。

釋迦。釋氏之祖也。妻耶輸氏多羅。子羅睺羅。  
林子曰。豈惟釋迦。至於維摩詰。傅大士。及諸  
所稱禪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釋氏之倫  
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  
皆西僧之首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是釋氏  
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

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若黃帝老子釋迦。  
固有而昏而嗣矣。而道釋之不昏不嗣者。尚  
多有之。林子曰。余豈不之知邪。而余所謂歸  
儒以宗孔者。而非有他也。蓋欲以三綱之重。  
以與道釋者流共之爾。

林子曰。道家之不昏不嗣也。蓋自宋藝祖始。  
而燕翼貽謀錄。可攷而知也。至於壇經。亦有  
之。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又曰。不作此修。剃髮

出家於道何益。要之教三道一。道一則心一。而黃帝老子釋迦之教。豈有在於不昏不嗣者哉。

昔人有言曰。人生以十六歲爲春。十六歲爲夏。十六歲爲秋。十六歲爲冬。豈不以春夏發舒。以永祀嗣。秋冬閉塞。以養元和哉。林子曰。如子所言。不其然乎。余嘗竊窺道家之教矣。以少壯時。先屬綱常。女嫁男昏。飄然水雲。載觀婆羅門法。以少壯時。先修斯道。四十無聞。乃遣歸昏。

林子曰。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莫不有倫屬之常。而學黃帝老子釋迦者。始不知有倫屬之常。而入於邪。而僻於異端也。設使學黃帝老子釋迦者。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僻於異端。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余亦何爲言之。諄諄而不置邪。設使盡天下後世。惟知有孔子之儒。而信之。而學之。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雖不明於天下後世。固無害也。而余之意。則以

夏一  
卷上  
五  
爲世之學黃帝老子釋迦者。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已爾。夫惟其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已爾。則余安得不語之以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以因其明而通之也。庶幾言之易入。聽之不厭。不然。教之以孔子之儒。是亦足矣。又奚必歷舉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諄諄言之之不置邪。

或問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豈其有此三綱五常邪。所執頗堅。難與致詰。林子但應之曰。不知也。其人艷然不悅曰。聖學統宗。非非三教。殆有數十萬言。豈非子之所論著邪。然皆道釋之綱常也。而今則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余不知其他也。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已也。若黃帝老子釋迦之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固當遵而守之。而三綱之矣。而五常之矣。若黃帝老子釋迦之不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豈宜尤而效之。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以

爲名教之罪人者哉。但余生平之所論著。乃得之載籍者然也。然則載籍果足信與。林子曰。後之君子。欲以考古而論世焉。舍載籍其奚以也。如其足信與否。余亦安能知之。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已也。

林子曰。不知立本。而曰能入門者未也。不知入門。而曰能極則者未也。若余所謂歸儒宗孔。以合三教而一之者。豈不以三綱五常。儒氏之教之所當先者乎。蓋自唐虞三代以來。而莫之能損益焉者矣。

或問煉性卽可以入門與。林子曰。此所謂入者。入之也。望門而入之義也。若能見性。方在門內。故曰見自本性。卽名爲天人師佛。此乃入門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天地萬物皆壞。惟此虛空不壞者。以其虛空無得而壞之也。我之本體。本如是其虛空矣。則亦安有壞時也。道氏曰。虛空粉碎。

方露全真。此之謂也。或問虛空何以能粉碎也。林子曰。何處是虛空。何處是我之虛空。何處不是虛空。何處不是我之虛空。

### 孝行第二

朱生問曰。道釋不以孝爲重。與林子曰。不以孝爲重者。道釋者流也。傳之失其宗也。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又蘭期精修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二親之神。神於天地神明。而精修孝行。能使日月以明。萬物以生。王道以成。如此。而其所以孝其二親者。則又安敢一毫之不盡其誠邪。獨不觀之孝經乎。人之行。莫大於孝。通乎神明。光乎四海。無所不通。由此觀之。則三氏立本之教。抑豈異邪。

林子曰。仰以事父母者。孝道也。舍其孝道。然後方能盡此心身性命之學也。則是率天下

萬世之人而爲不孝之歸也。奚可哉。俯以畜  
妻子者。慈道也。舍其慈道。然後方能盡此心  
身性命之學也。則是率天下萬世之人而爲  
不慈之歸也。奚可哉。

時有棄其商以從林子。林子曰。我之所謂道  
者。可以士。可以農。可以工。可以商。一介不與。  
一介不取。伊尹之所以樂堯舜之道也。許衡  
曰。學者以治生爲先務。設若大舜歷山之足  
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農可也。傳說版築

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工可也。膠鬲  
魚鹽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商可也。  
然而農之工之商之。皆不足以妨道。如此則  
夫學道之人。奚必棄去士農工商之常業。以  
遠離父母妻子。而爲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  
夫豈惟儒者爲然也。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耕田鑿井。於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  
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  
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由此觀之。則二氏之

有常業也。抑亦可槩見於此矣。

或者以子之信黃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綱之。必四業之者。何與。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邪。林子曰。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不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卽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奚必黃帝老子釋迦之。是信邪。而余之所以信黃帝老子釋迦者。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常業而足信也。

或曰。三綱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旣諄諄言之矣。其如天下之人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余信也。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余信也。而不三綱。而不四業。是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

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矣。夫既不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矣。則又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而不三綱而不四業也。

或問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儒門亦有之與。林子曰。舜其至孝矣。而耕而陶而漁。豈非余之所謂三綱四業以立本與。堯厥中。堯之所以容舜也。豈非余之所謂傳受心法以入

門與。恭己南面。干羽兩階。四方風動。魏魏不

與。豈非余之所謂虛空本體以極則與。

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知。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旣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



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卽能成佛矣。豈其以道教爲入門。釋教爲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夫釋迦者。豈曰爲帝釋焉已哉。亦曾爲忍辱仙人矣。亦曾爲雙髻仙童矣。又按梓潼帝君。嘗逢隱者。指以心印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可度生死。終成正覺。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以爲神仙。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不亦可明徵乎。

或問三教同矣。而諸凡有志之士。專學孔子之學。不亦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然二氏之學。則詳於性與天道。曰命曰仁。抑亦可與孔子精微之致。互相發明也與。

### 教統於一第三

林子曰。唐虞三代。教統於一。然而孔子未嘗曰我儒也。老子未嘗曰我道也。釋迦未嘗曰我釋也。迨至秦漢。則始有三教之名。而道術於是乎裂矣。或問道術裂矣。而三教可復得。

而一乎。林子曰。先之以立本。而其教自可得而一矣。

林子曰。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竝棄之邪。伊尹耕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竝棄之邪。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故天下之大。有一夫而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萬世之遠。有一人而不與聞仲尼之儒者。余竊憂之。

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

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余又嘗考之。唐虞夏商周矣。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在下則有臯夔益稷伊周之爲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

今日。在上而爲君。爲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爲師。爲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

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爲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釋老之教焉得不爲人之所非邪。

斯人之徒第四

林子曰。兆恩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二綱。不四業。不歸儒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

而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道之是。顧乃證其道釋之流之非。驅而遠之。旣甚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之不二綱。不四業。不歸儒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而何。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夫道釋者流。不謂之斯人之徒與。而世之儒者以

爲非已。而與已之不相屬也。豈所謂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而無所不貫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乎。是則吾黨之責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與。此其無知入井。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而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

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其和同胞之念。其能無錫類之仁乎。

林子曰。孔子之心。天地無外之心也。而斯人之徒。顧不可以竝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邪。蓋斯人之徒之所以爲人。而不群於鳥獸者。以其有此人道也。若夫心身性命之學。乃人道之本原也。微乎其微。姑且未論矣。而三綱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不謂之人道之

最切。而爲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邪。故有此人道。則可以爲人。無此人道。則不可以爲人。而余必先之以歸儒之教者。乃所以德之業之。而竝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也。且余歷觀斯世之所以爲道爲釋者。豈其心之誠然哉。蓋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宮梵宇。而問其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者。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而世之儒者。槩以其道與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竝生於孔子之天地而人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林子曰。孔子之心。帝王無外之心也。若曰我儒也。而於道釋者流。則遠之。以非儒也。士者與之。而於農者工者商者。則拒之。以非士也。豈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天地哉。縱得成其儒者之名。是亦列鼎足而三之。謂之偏安一隅可也。殆非帝王一統無外。而爲孔子之心之大矣。

在世出世第五

林子倡明三氏而以在世出世教人或謂林子之教豈不異於康節先了世間之旨乎林子曰余嘗聞之難難難在世間難出世間難在世間而出世間難又難何須先了世間事只在世間出世間余每爲人誦之在世出世以開其迷其曰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無乃康節之教以與余異邪。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豈非聖人之心未嘗遺世而遊於方之內者乎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豈非聖人之心。未嘗不遺世。而遊於方之外者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求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與。林子曰。辟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書有之。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亦有之。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



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皆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姜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

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卽業之勞。非以學道也。林子曰。昔者禹八年於外。以乘四載。股無肢。脛無毛。而文王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然非惟儒者之書爲然也。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心其心矣。而不知卽事而卽心者。則是槁滅其形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卽心而卽事者。則是外馳其志也。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  
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  
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  
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  
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  
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  
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  
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  
後方可謂之道。

或問必立本。必致用。然後可以爲道。與。林子  
曰。汝以爲不三綱。不四業。而可謂之人乎。不  
可謂之人。而可謂之道乎。然學貴適用。道無  
不宜。豈曰廟廊之上。道無不宜。是雖三軍之  
中。亦無不可者。若三軍之中。有所不可。則黃  
帝涿鹿。禹益三苗。周公東征。孔子夾谷。而此  
數聖人也。是亦不可以爲道。與。

林子曰。唐室之曆。定於一行。

國朝之樂成於冷謙。孰謂二氏之教而不用於時哉。

或問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入政治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昔者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見諸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夫釋氏之慈悲。而未嘗去殺如此。其與大舜之四凶。孔子之少正卯。亦有何異。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

或者以不山棲。不禪坐。不能成佛道。顧可儒之以儒。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也。是子之言何其迂與。林子曰。佛之教。莫明於六祖。佛之書。莫明於壇經。余嘗覽壇經。而考六祖之蹟矣。壇經曰。父既早亡。老母遺孤。艱辛貧乏。於市賣柴。當是時也。採薪以養。猶恐其不給也。况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乃蒙一客。取銀

十兩與能充母衣糧。能安置母畢。不經三十日。便至黃梅。當是時也。兼程以往。猶恐其或遲也。况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當是時也。破柴踏碓。且有所不暇。况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在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當是時也。避難獵人隊中。且不能以聊生。况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在家則有以養母也。辭家則有以安母也。孰謂釋氏之教。而有外於三綱邪。市柴可也。踏碓可也。獵而守網可也。孰謂釋氏之教。之不可以四業邪。設六祖而山棲也。而禪坐也。則爲佛者。而山棲。而禪坐。可也。然而六祖之。不山棲也。不禪坐也。則爲佛者。奚必山棲禪坐。以蹈釋流之弊。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

無爲第六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

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黃齒置閏。隸首筭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

林子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此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矣。而謂黃帝無爲者。何與。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然則舜無爲

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

林子曰。得其一。萬事畢。老子之無爲也。

林子曰。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也。無非天事。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百有一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林子曰。周受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

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惟知助法之善。不執方井之常。而變通宜民之下。雖深山峻谷。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授。要之不失黃帝之初意。而君民兩足焉可也。

或問天德王道。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之德也。而所謂王道者。豈特不假仁。不假義。

民不驩虞焉已哉。若有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者。便非王者之道也。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圍焉。

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 度世第七

或問林子每云度世。豈聖人之學。亦度世與。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



夏一  
卷一  
手  
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而以生以長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而以生以長者乎。

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

無衆生得滅度者。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

或問。卵胎濕化。豈得而滅度之。與。林子曰。釋氏之所謂卵胎濕化。儒氏之所謂凡有血氣也。夫凡有血氣。旣曰能尊親矣。而卵胎濕化。獨不可以滅度乎。

林子曰。纖惡不除。不謂之滅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滅度。天下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林子曰。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而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民物古今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林子曰。聖人不以達爲達。而達則爲天下。不以窮爲窮。而窮則爲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此堯舜仲尼。易地則皆然也。

林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聖人之出處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人之出處也。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林子曰。禹思天

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脩一身。自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或問度世度人。亦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心是聖人第八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際。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爲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夫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

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

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與。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是乃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夫不曰

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而神之。乃所以異之邪。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

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智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

或問靈關有定在與。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或問靈關。豈非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

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克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

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亦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非有以益乎其性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

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是聖人與心猶爲二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

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與。林子曰。可。然  
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  
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  
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  
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  
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  
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  
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  
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  
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  
廟廊黻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  
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逍之章。若子者亦  
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  
變化有如此者。况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  
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  
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自性真經第九

林子既釋釋之金剛經心經道之道德經常

清靜經矣。或有撫拾經文以問林子曰。此何經也。林子曰。不知也。或有摘取奇字以問林子曰。果何義也。林子曰。不知也。夫經之文義。既曰有所不知矣。然將何以釋之。林子曰。其真經乎。又問何以謂之真經。林子曰。真經也者。真經也。真經無經。乃經之所從出也。不屬見聞。非關文字。故不知真經。不可與譚經。若孔老釋迦之所以立言。以教天下萬世者。此真經也。夫天下萬世。孰無孔老釋迦之真經。

哉。如有能明吾心孔老釋迦之真經。以釋孔老釋迦之經。豈其不得孔老釋迦之經之真實義邪。然余乏記性。以故不能多識前言。而一念惓惓。又惟恐見聞之知。有以障吾自性之本體也。而余之所以釋釋之。金剛心經。與道之道德常清靜者。亦惟有此本體之真經爾。然而諸經之字訓。不可不知也。故必先取諸經之舊註而觀之。以考字訓。既考字訓矣。乃始以我之真經。可以質之釋迦老子而無



疑者而論著之。以示諸生。既示諸生矣。復令諸生旁求他經。而與余之論著相契合者。各爲采錄。以備印證。此余強釋諸經之大都也。是雖不能不假於文字。而亦不專在於文字間也。

釋氏每勸人持經。敢問釋氏所持者何經。豈非其誦經之文。以爲持經與。林子曰。非也。蓋持也者。持之也。以持吾心之真經。而爲萬古不變之常道也。故常道在我。而真經有不可得而持乎。真經在我。而佛法有不可得而知乎。

夫真經無經。則吾既已知之矣。又將何以念之。林子曰。汝獨不聞壇經乎。壇經曰。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豈非教人以持真經也乎。然則何以謂之手不釋卷。何以謂之無不念時也。林子曰。念念以自淨其心。念念以自脩自行。念念欲見自己法身。念念欲見自身佛。如此持念。定成佛道。豈必有

經有卷。有文有字。見聞轉誦。然後謂之念經。邪。故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若能深明此意。雖不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無不念時可也。若不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辭。能得佛法者。則惑之甚矣。

林子曰。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釋迦之經固在也。而後世有釋迦者出焉。豈有在於釋迦之經者哉。老子之經固在也。而後世有老子者出焉。豈有在於老子之經者哉。孔子之經固在也。而後世有孔子者出焉。豈有在於孔子之經者哉。或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汝以爲古先最初作經之聖人。將襲何經。而能作是經邪。

玄德丹書第十

林子曰。舜不諱言玄。而史官稱其德曰玄德。武王不諱言丹。而太公陳其書曰丹書。

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

林子曰。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林子曰。禪不在坐。若不見性。豈曰能禪。或問坐禪之坐。林子曰。坐禪之坐。殆非行坐之坐也。壇經有之。外於一切境界。心念不起。名爲

坐。而真性如如。乃坐義也。又曰。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而動中不動。不謂之本來之真禪乎。又曰。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其與儒門靜靜而動。亦靜。亦有何異。

或問林子何爲不持齊。林子曰。余何嘗不持齊。但余之所持者。齊心之齊也。故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

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林子曰。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

動心者。斷滅也。

林子曰。輪迴者。心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此所謂幾。是乃周濂溪幾善惡之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不善。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言之。釋氏輪迴之旨也。

黃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而為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生也。

林子曰。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而固後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為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為仁。未有不害仁也。舍性以為義。未有不害義也。

長生第十一

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

非以學長生也。若以老子之學爲長生矣。乃今老子果安在邪。夫老子不長生矣。而後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旣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何也。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本體。不與汝形而共斃者。長生也。故沒身不殆者。長生也。無以生爲者。長生也。

林子曰。夕死者。不死也。無生者。長生也。

林子曰。仁。生道也。生生於天地之間。而未嘗

有暫息也。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

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復以果實之仁。言

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

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

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

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

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

徒。是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

心。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久

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者壽乎。

道氏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性則神滅。故知性而盡性，盡性而至命，乃余所謂自立性命，再造乾坤，而元命有不自我而作乎。

林子曰：大抵三教聖人，不以生爲生，而其所以生者，豈曰不屬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神則有時而滅也。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旣無

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也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真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故這○之真常。真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所論也。

天人一氣第十二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

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

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於是而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元邪。而大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之元者。德乎。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兩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

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旣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

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兆恩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

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蓋此真心。原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子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况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華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

議而致思者。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  
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  
林子曰。得之太虛。

深焉

